

最新 欧美畅销惊悚侦探系列

[瑞典] 亨宁·曼凯尔 著

刘齐生 关玉 译

PYRAMIDEN

金字塔

德国
《焦点周刊》
畅销书排行榜
名列前茅

珠海出版社

金字塔

[瑞典]亨宁·曼凯尔 著
刘齐生 关玉 译

PYRAMIDEN

珠海出版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 19 - 2003 - 166

PYRAMIDEN © by Henning Mankell 1999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Ordfronts Förlag AB, Stockholm and Leonhardt & Høier Literary Agency aps, Copenhag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金字塔/(瑞典)曼凯尔著;刘齐生,关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12

ISBN7 - 80689 - 170 - 6

I. 金… II. ①曼…②刘…③关… III. 侦探小说 - 瑞典 - 现代
IV. I53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243 号

金字塔

亨宁·曼凯尔著 刘齐生 关玉译

策 划: 雷良波 终 审: 罗立群

责任编辑: 雷良波 靳 红

装帧设计: 大 宇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邮政编码: 519002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邮 购: 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 0756 - 2639346

E - mail: zhchs@zhchs.com

网 址: www. zhchs. com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2 字数: 30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689 - 170 - 6/1·47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欧美畅销
惊险
侦探系列



献给罗尔夫·拉斯加特
并对他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敬佩
他向我讲述了许多关于瓦兰德的不为我知的事情

——亨宁·曼凯尔

前 言

完成了库尔特·瓦兰德侦探系列的最后一个部分——第八部小说后，我忽然恍然大悟，我知道我一直在寻找的小说副标题了。副标题朦胧的影子一直伴随着我的写作，而现在当我完成了瓦兰德侦探系列，或者说完成了它的大部分的写作后，我才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副标题就是——“有关动荡的欧洲的小说”。

这个副标题我早就该找到了，因为我的所有小说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法制国家出了什么问题？当法制国家的基础受到侵蚀时，民主怎样才能继续存在下去。欧洲的民主是不是被标了价？人们有一天是否会认为它的价格太高，再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这样的问题对我以及许许多多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一直贯穿于小说的设计和众多的人物中。民主当然是无价的。假如我们给民主定了价，我们实际上就在摧毁它。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它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我收到的大部分读者来信都谈到了以上的问题，即民主和法制。这些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读者向我展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我的想法获得了读者的认同，瓦兰德成了某种情感的传声筒，他表达了许多人心中日益增长的担心和愤怒，以及许多人对法制国家和民主之间关系的睿智思考。一封封厚厚的来信、一张张简洁的明信片从世界各地，特别是从欧洲的许多地方飞向我，有些地

方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过。有时深更半夜我还被电话铃声吵醒。他们激动和友好的声音也通过一封封电邮传递给我。

除了民主之外，读者的问题还涉及了许多其他的问题。有些读者发现了书中的瑕疵，他们的发现大部分都是正确的，所以我在以后的版本中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另外，读者这样的热情倒提醒了我，让我有意识偷偷留些尾巴，以便考验一下读者的注意力。有些隐藏的错误没能逃过读者的眼睛，但是还有一些呢……

另外，很大部分读者提出了下列问题：在系列小说开始前，瓦兰德都干了些什么？准确地说，就是1990年1月8日清晨以前，都发生了些什么？那个冬日瓦兰德早上醒过来，而《没有面孔的凶手》的案子开始了。瓦兰德到底是个什么人？小说系列的每一本书里都可以找到一些暗示，但具体细节却让人琢磨不透。瓦兰德的思绪总是回到被刀刺的那一天，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的警察，这一经历给他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信里的那些询问促使我开始思考。瓦兰德第一次出现在我的书页上时是四十三岁。而那时候他早就是警察了，他结了婚，又离了，他还有个女儿，他曾经从马尔默搬到东边五十公里远的于斯塔德。读者问，那么以前呢？过去的十年我有时在清理抽屉时，会在布满灰尘的故纸堆里或者在即将格式化的磁盘里寻找瓦兰德以前的影子。

几年前，当我结束第五本书《错误的轨迹》的写作时，我发现我的脑子里已经开始构思系列小说以前发生的故事。又是这样一个神奇的日期——1990年1月8日。完成了八部小说后，我把本书中的故事汇集成册。我要声明，出版这部书不是要清理我的抽屉，而是要在《防火墙》的句号后加上一个惊叹号。这种方式就像螃蟹走路也有它好的一面——重新回到起点。换句话说，尽管它是最后写就的，但它不是尾声，而是前奏曲。

对许多人来说，瓦兰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从书页中跳

出，成了我们身边的一分子。所有人都明白，他只不过是个虚构的人物，但是大家依然相信他有过去，他曾经年轻过。本书里，我试着按照自己的想象把他以前生活的一些片段填补进画面。

画面永远也不可能完整无缺，但是这些故事是瓦兰德侦探系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现在可以把口袋扎上了，本书的最后几句话便是案子《没有面孔的凶手》的开始。

系列小说的前奏曲变成了系列的尾声，但它不意味着门就此关上了，扎紧的口袋后面已经有了一个延续。年轻的瓦兰德曾经因为决定当警察和他的父亲发生争执，他的父亲一辈子也没有接受他的这个决定。现在，就在《防火墙》的末尾，瓦兰德站在于斯塔德附近的沙滩上，他遭遇当年父亲同样的境遇——女儿琳达向他表白立志当警察的心迹。不过，他对她的决定表示赞许。或许琳达的决定是对他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嘉奖。琳达于 90 年代末到警官大学深造。完成学业后，她返回于斯塔德，成了父亲的同事。

一个故事结束了，另一个故事即将开始。

亨宁·曼凯尔

2001 年 11 月

目 录

前 言.....	1
瓦兰德的第一个案子.....	1
蒙面人	99
海滩上的人	123
摄影师之死	159
金字塔	233
尾 声	370

瓦兰德的第一个案子

眼前雾蒙蒙的，仿佛凝重、沉静的大海，一派死寂……

库尔特·瓦兰德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了，年仅二十一岁，除了年轻，一无所有。他还是一个没有成熟的警察，当陌生汉子拿着刀扑过来时，他没能躲开。之后，眼前呈现一片白雾和寂静……在慢慢地恢复记忆时，瓦兰德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

魂灵又回到瓦兰德的身上，然而大脑里思绪纷乱，就像捕捉蝴蝶一样，飘忽中难以把它们抓住。一幅幅画面从他眼前闪过，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它们拼接在一起，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天是1969年6月的一天，瓦兰德休息，刚刚把女友莫娜送上去丹麦的船。

这是一艘风格古老的旅游船，不是新式的载重船，乘它去哥本哈根，在上面还可以享受一顿美味的午餐呢。莫娜是去见闺中好友，想和她逛逛时装店什么的，顺便休息休息。瓦兰德因为休息本想一起去，但莫娜不情愿，她不想男人在场。

瓦兰德目送着船渐渐驶出港口。

莫娜晚上回来，瓦兰德答应去接她，如果天气好的话，他们将一起散步，然后回玫瑰园他的寓所，想到这些，瓦兰德激动不已。他心满意足地提了提腰带，斜穿过大街走进火车站，买了一包烟，还是老牌子银约翰的，点上一支，走出车站。

这天是星期二，瓦兰德虽然休息，但也不想干什么。这阵子，隆德、马尔默常闹示威游行，他经常加班，攒了许多休息。马尔默示威游行时，示威者和警察发生了冲突，示威者要求美国人滚出越南。瓦兰德对这些事儿怎样想？他自己也说不明白，只觉得不喜欢这些。前天，他和莫娜谈起示威游行的事儿，他认为

一个超级大国去轰炸一个亚洲的贫困农业国，那超级大国的高级军官还在报纸上狂妄地叫嚣要把它炸回到石器时代，实在令人发指。而她却指责示威者闹事，为此他们吵了起来。她觉得瓦兰德的思想激进得让人受不了。

最后，瓦兰德只好不吭气，争论不了了之。他相信莫娜是他想要娶的女人，她长着一头淡褐色的头发、翘鼻子、细长的下巴，虽不是他遇见的最漂亮的女孩，但确实是他想要的那种。

他们去年认识的。之前，瓦兰德和海伦娜生活了一年。海伦娜在城里的一个货运公司工作。有一天，她忽然告诉他自己爱上了别人，他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刚得到这消息，瓦兰德目瞪口呆，整个周末在房间里痛哭，嫉妒使他不可自持，好不容易止住了眼泪，走出家门，坐车去了火车站那儿的一家酒馆，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喝得醉醺醺地又坐车回家继续哭。现在，每当他走过火车站的那家酒馆，就会感到头晕，希望再也不要踏足这个地方。

海伦娜刚离开的那段日子，瓦兰德感到特别沉重，他一直试着打动海伦娜，劝她回到自己的身边，她拒绝了，还对他的执著大发雷霆，威胁着要叫警察，瓦兰德只好放弃。“就让海伦娜和那个小子呆在一起吧！”他不想让自己再那么痛苦。和海伦娜最后分手的那一天是星期五。

那天晚上他乘船去了奥荷逊特，从哥本哈根返回时，坐在一个叫莫娜的女孩旁边，她正在打毛衣……

瓦兰德在大街上走着，回忆着，想着莫娜，他心想她和朋友正在逛街吗？

一会儿，瓦兰德的思绪又跳到上周游行示威事件上，他所在的预备部队是不参与值勤的，那天局势控制不住，也被调了上去，事情因此弄得更糟！瓦兰德对头儿们的指挥能力感到怀疑。

父亲是惟一和他讨论过政治的人，他六十岁了，脾气暴躁，

前不久执拗地想搬去奥斯特伦。瓦兰德从来都揣摸不透他的脾气，而且从那次父亲大发雷霆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后，瓦兰德就更不知道怎样和父亲相处。那是几年前的一天，父亲正坐在满是颜料和咖啡味的工作室里，瓦兰德回家告诉父亲他要当警察了，父亲立刻把画笔摔到瓦兰德的头上，要他马上滚出去，再也不要回来，他不能容忍家里有个警察！两人吵得很凶，瓦兰德执意要当警察，即使在他头上摔再多的画笔，也要当警察！父亲沉默了，情绪中充满了敌意。他回到画架前坐下，继续借着模型画雄松鸡——他总是画“森林”这类的主题，最多在这样的景色中加上只雄松鸡。

想到父亲，瓦兰德不禁皱起眉头，他们之间的沟壑再也没法填平，好在他俩还讲讲话。母亲在他接受警察培训的那阵子去世了，瓦兰德琢磨不透母亲如何忍受得了父亲暴躁的脾气。他姐姐就比较聪明，找到机会就早早搬出去住了，她现在生活在斯德哥尔摩。

夜晚，微风轻拂着马尔默的大街。瓦兰德走进恩克百货公司旁的咖啡馆里，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只夹馅面包，顺手翻翻《工人报》和《南方报》，报上有读者来信，关于警察对付示威游行的事儿，市民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瓦兰德扫了一眼，不想读这些信，只希望今后能逃避针对示威的行动。当刑警一直是他追求的目标，这一点他也从不向人隐瞒，或许几个月后就能参与经办一些暴力罪行、严重风化的案子。

突然有个人站到他面前，瓦兰德手上还拿着咖啡，他抬头见是个女孩，约莫十七岁，长长的头发，脸色苍白，正愤怒地盯着他。她低下头，头发覆盖住脸，把脖子伸到他的面前。“这里，”她说，“你打了我这里。”

瓦兰德放下杯子，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孩抬起头。

“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瓦兰德说。

“你是警察，对吗？”

“是。”

“那你就一定在场，而且打了我们示威者！”

瓦兰德意识到，尽管没穿制服还是被人认了出来。

“我没打过人。”瓦兰德辩解道。

“谁有警棍在手上呢？你打了我们！”

“是你们违反了游行条例。”瓦兰德继续辩解着，自己都觉得说出的话苍白无力。

“我瞅着你们这些臭警察就作呕！”女孩说，“我本来想在这里喝咖啡的，现在看来还是去别的地方吧！”说完就走了。

服务小姐拉长了脸，在酒台后面盯着瓦兰德，好像是他把客人撵走了。

瓦兰德付了账，离开了咖啡馆，吃了一半的面包也没拿。和女孩的遭遇让他尴尬，觉得街上所有的人都瞪着他，好像他还穿着深蓝色的裤子、浅色的衬衣和绿色的外套。

“我再也不上街值勤了，”他思忖着，“去办公室上班，去刑侦处开研讨案情的会议，去案件现场……只要与游行无关就行了！实在不行，我就请病假！”

他快步走着，想坐车去玫瑰园，隐身世外，不见任何熟人，恰恰在这个时候，在人民公园前和父亲撞个满怀。父亲正拖着一幅画，用灰色的纸裹着。瓦兰德只顾低头走路，看到父亲时已经太晚了。父亲头上带顶奇怪的帽子，穿着件厚棉袄。棉袄下边是件运动衫，脚上没穿袜子，穿着双运动鞋。瓦兰德禁不住叹了口气，心想：看起来就像个叫花子，他怎么不把自己弄得像样点儿？

父亲把画放下来，舒了口气，不打招呼地问道：“你怎么不穿制服？难道不在警察局工作了吗？”

“我今天休息。”

“我以为警察要永远上岗呢，保护我们不受坏人伤害。”

瓦兰德尽力克制着自己不发火。“你怎么穿棉袄？”他顿了顿说，“现在有二十摄氏度了。”

“也许吧，”父亲应道，“但出汗让我健康、清醒，你也该学学！”

“哪有人在夏天穿着棉袄到处跑的！你肯定是病了！”

“我还从没病过呢。”

“还没病过？不久就会！你知不知道自己像什么样子！”

“我可不想照镜子花时间。”

“那你也不能6月天里戴棉帽啊！”

“来呀，摘下我的帽子！你要有这胆，我告你虐待！我猜动武的时候你也在场吧，你还打了示威者。”

父亲该不会去游行了吧，瓦兰德想，简直难以置信，他对政治从来都不感兴趣的呀，和我都不谈这些话题。但这次他想错了。

“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会谴责这场战争。”父亲决然地说道。

“每一个人都要做好他的工作。”瓦兰德快无法克制自己了。

“我曾经说过你不该当警察，你不听！现在你看看，你成了什么，成了拿棍子敲打无辜孩子脑袋的帮凶！”

“我一生都没有打过任何混蛋，”瓦兰德终于发怒了，“而且我也从来不使用棍子，我用警棒！”他顿了顿问，“你要把这画拿到哪里去？”

“我要用它换探照灯。”

“你要探照灯干什么？”

“我要用它来换张新床垫。现在的那张已经塌了，弄得我老背疼。”

瓦兰德知道父亲经常参与一些特别的易货活动，他要的东西往往倒几道才到手。

“要不要我帮帮你？”瓦兰德问。

“我可不需要警察保护，要愿意，晚上到我这里来和我玩一会儿牌。”

“我来，”瓦兰德应道，“只要我有时间。”打牌，是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惟一的東西了，他暗自想着。

父亲拿起画，问道：“为什么我还没有孙子？”不等回答，他就径自走了。

瓦兰德望着他的背影，心想：父亲现在搬去奥斯特伦是件好事，从此就不用担心在路上碰到他了。

瓦兰德住在玫瑰园的一所老房子里，尽管传言这个区要拆迁，他还是觉得这里舒服。莫娜说，如果他们俩结婚，她想住在另一个区，他依然无动于衷。瓦兰德的居室不大，只有一间房及厨房、卫生间，但这里是属于他自己的空间，家具是他在拍卖会 and 跳蚤市场上买的，墙上的画，画着花草和天堂般的岛屿……因为父亲有时会来，他不得不在沙发的上方挂了幅父亲的作品，是那种没有雄松鸡的风景画。

房间里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那台留声机。瓦兰德没有多少唱片，只有一些歌剧唱片，同事来他这儿都会问：“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唱片？”为了应付同事他只好买了些其他的唱片，他不理解为什么许多警察喜欢听罗依·欧比松。

1点钟他才吃完饭，喝了杯咖啡，草草打扫了下房间。他一面做着这些事，一面听着菊斯·波爵林，这是他买的第一张唱片，尽管已经有点损坏了，但他认为假如发生火灾，这是他第一件要抢救的东西。

他刚想听第二遍，楼上有人敲天花板，瓦兰德把音量调小了一点。楼上住着名叫玲内·阿姆斯特的一个退休的女人，以前是开花店的，她只要觉得音乐太吵了，就会敲地板，瓦兰德只好乖乖地把声音调小。窗户敞开着，莫娜挂的窗帘在风中摇曳。瓦兰